维摩诘所说大乘经三卷

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

维摩诘所说大乘经卷上 佛国品第一

如是我闻：一时，佛在毗耶离菴罗树园，与大比丘众八千人俱。皆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得真自在，心善解脱，慧善解脱，如调慧马亦如大龙，已作所作，已办所办，弃诸重担，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知解脱，至心自在。

菩萨三万二千，众所知识，大智本行皆悉成就，诸佛威神之所建立；为护法城，受持正法；能师子吼，名闻十方；众人不请，友而安之；绍隆三宝，能使不绝；降伏魔怨，制诸外道；悉已清净，永离盖缠；心常安住无碍解脱，念定总持，辩才不断；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、方便、愿力、明智，无不具足；逮无所得，不起法忍，已能随顺转不退轮；善解法相，知众生根，盖诸大众得无所畏；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；相好严身色像第一，舍诸世间所有饰好；名称高远，逾于须弥；深信坚固，犹若金刚，于佛法僧信心不退；法宝普照而雨甘露，于众言音微妙第一；深入缘起，断诸邪见、有无二边，无复余习；演法无畏犹师子吼，其所讲说乃如雷震；无有量，已过量，集众法宝如海导师；了达诸法解脱深妙之义，善知众生往来所趣及心所行；近无等等佛自在慧、十力、无畏、十八不共；关闭一切诸恶趣门，而生五道以现其身；为大医王，善疗一切众生烦恼众病，应病与药，令得服行；无量功德皆成就，无量佛土皆严净；其见闻者无不蒙益，诸有所作亦不唐捐。如是无量百千那由他劫不能尽述，浩瀚功德皆悉具足。其名曰：等观菩萨、不等观菩萨、等不等观菩萨、定自在王菩萨、法自在王菩萨、法相菩萨、光相菩萨、光严菩萨、大严菩萨、宝积菩萨、辩积菩萨、宝手菩萨、宝印手菩萨、常举手菩萨、常下手菩萨、常惨菩萨、喜根菩萨、喜王菩萨、辩音菩萨、虚空藏菩萨、执宝炬菩萨、宝勇菩萨、宝见菩萨、帝网菩萨、明网菩萨、无缘观菩萨、慧积菩萨、宝胜菩萨、天王菩萨、坏魔菩萨、电德菩萨、自在王菩萨、功德相严菩萨、师子吼菩萨、雷音菩萨、山相击音菩萨、香象菩萨、白香象菩萨、常精进菩萨、不休息菩萨、妙生菩萨、华严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得大势菩萨、梵网菩萨、宝杖菩萨、无胜菩萨、严土菩萨、金髻菩萨、珠髻菩萨、妙胜慧菩萨、宝德藏菩萨、宝严菩萨、广愿菩萨、宝雄菩萨、华德藏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，如是等三万二千人。

复有万梵天王尸弃等，从余四天下，来诣佛所，顶礼恭敬而为听法。复有万二千天帝，亦从余四天下，来在会坐。并余大威力诸天、龙、神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等，悉来会坐。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俱来会坐。

彼时，佛与无量百千之众，恭敬围绕而为说法，譬如须弥山王显于大海，安处众宝师子之座，蔽于一切诸来大众。

尔时，毗耶离城有长者子，名曰宝积，与五百长者子，俱持七宝盖，造菴罗园，来诣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右绕七匝，各以其盖共供养佛。佛之威神，令诸宝盖合成一盖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于中现。又此三千大千世界，诸须弥山、雪山、目真邻陀山、摩诃目真邻陀山、香山、宝山、金山、黑山、铁围山、大铁围山，大海江河、川流泉源，及日月星辰、天宫、龙宫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，诸宫、四天王宫、帝王宫殿，以及城邑聚落，悉现于宝盖中。又十方诸佛、诸佛说法，亦现于宝盖中。

尔时，一切大众睹佛神力，叹未曾有，合掌礼佛，瞻仰尊颜，目不暂舍。长者子宝积，即于佛前，合掌顶礼，右膝著地，以偈颂曰：

“目净修广如青莲，心净已度诸禅定，

久积净业称无量，导众以寂故稽首。

既见大圣以神变，普现十方无量土，

其中诸佛演说法，于是一切悉见闻。

法王法力超群生，常以法财施一切，

能善分别诸法相，于第一义而不动，

已于诸法得自在，是故稽首此法王。

说法不有亦不无，以因缘故诸法生，

无我无造无受者，善恶之业亦不亡。

始在佛树力降魔，得甘露灭觉道成，

已无心意无受行，而悉摧伏诸外道。

三转法轮于大千，其轮本来常清净，

天人得道此为证，三宝于是现世间。

以斯妙法济群生，一受不退常寂然，

度老病死大医王，当礼法海德无边。

毁誉不动如须弥，于善不善等以慈，

心行平等如虚空，孰闻人宝不敬承。

今奉世尊此微盖，于中现我三千界，

诸天龙神所居宫，乾闼婆等及夜叉，

悉见世间诸所有，十力哀现是变化，

众睹希有皆叹佛，今我稽首三界尊。

大圣法王众所归，净心观佛靡不欣，

各见世尊在其前，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

皆谓世尊同其语，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各各随所解，

普得受行获其利，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佛以一音演说法，或有恐畏或欢喜，

或生厌离或断疑，斯则神力不共法。

稽首十力大精进，稽首已得无所畏，

稽首住于不共法，稽首一切大导师，

稽首能断众结缚，稽首已到于彼岸，

稽首能度诸世间，稽首永离生死道。

悉知众生来去相，善于诸法得解脱，

不著世间如莲华，常善入于空寂行，

达诸法相无挂碍，稽首如空无所依，

净除一切染著因，不可思议胜功德。”

尔时，长者子宝积说此偈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是五百长者子，皆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愿闻得佛国土清净，唯愿世尊说诸菩萨净土之行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宝积，乃能为诸菩萨问于如来净土之行。谛听！谛听！善思念之，当为汝说净土之行。”于是宝积及五百长者子，受教而听。

佛言：“宝积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。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皆为饶益诸众生故。譬如有人，欲于虚空庄严量度，终不能成；若欲庄严量度佛国者，亦复如是，不能成就。惟有菩萨达诸法性本无犹如虚空，如是饶益众生，即能成就严净国土。

“宝积当知，直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不谄众生来生其国。深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。善行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修善行众生来生其国。大乘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大乘众生来生其国。布施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一切能舍众生来生其国。持戒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。忍辱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具三十二相庄严之因、正直安忍众生来生其国。精进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。禅定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。智慧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正定众生来生其国。四无量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。四摄法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解脱所摄众生来生其国。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。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念、处、正勤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觉、道众生来生其国。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。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三恶、八难。自守戒行、不讥彼阙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国土无有犯禁之名。十善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命不中夭、大富、梵行、所言诚谛、常以软语、眷属不离、善和诤讼、言必饶益、不嫉、不恚、正见众生来生其国。

“如是，宝积，菩萨随大乘心则能直心，随其直心则能发行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，随其深心则意调伏，随意调伏则如说行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，随其回向则有方便，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，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，随佛土净则说法净，随说法净则智慧净，随智慧净则其心净，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。是故，宝积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；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：“若菩萨心净则佛土净者，我世尊本为菩萨时意岂不净？而是佛土不净若此。”

佛知其念，即告之言：“于意云何？日月岂不净耶？而盲者不见。”

对曰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是盲者过，非日月咎。”

“舍利弗，众生罪故，不见如来佛土严净，非如来咎。舍利弗，我此土净，而汝不见。”

尔时，螺髻梵王语舍利弗：“勿作是意，谓此佛土以为不净。所以者何？我见释迦牟尼佛土清净，譬如自在天宫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见此土，丘陵、坑坎、荆棘、沙砾、土石诸山，秽恶充满。”

螺髻梵王言：“仁者心有高下，不依佛慧，故见此土为不净耳！舍利弗，菩萨于一切众生悉皆平等，深心清净，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。”

于是佛以足指按地，即时三千大千世界，若干百千珍宝严饰，譬如宝庄严佛无量功德宝庄严土。一切大众叹未曾有，而皆自见坐宝莲华。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且观是佛土严净！”

舍利弗言：“唯然！世尊。本所不见，本所不闻，今佛国土严净悉现。”

佛语舍利弗：“我佛国土常净若此，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是众恶不净土耳！譬如诸天共宝器食，随其福德饭色有异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随众生所修清净心量，见佛国功德庄严各异。”

当佛现此国土严净之时，宝积所将五百长者子皆得无生法忍，八万四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佛摄神足，于是世界还复如故。求声闻乘者三万二千诸天及人，知有为法皆悉无常，远尘离垢，得法眼净。八千比丘不受诸法，漏尽意解。

方便品第二

尔时，毗耶离大城中，有长者名维摩诘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，深殖善本；得无生忍，辩才无碍，游戏神通，逮诸总持，获无所畏；降魔劳怨，入深法门；善于智度，通达方便；大愿成就，明了众生心之所趣，又能分别诸根利钝；久于佛道，心已纯淑决定大乘；诸有所作，能善思量住佛威仪；心大如海，诸佛咨嗟，弟子、释、梵、世主所敬。欲度人故，以善方便居毗耶离，资财无量摄诸贫民，奉戒清净摄诸毁禁，以忍调行摄诸恚怒，以大精进摄诸懈怠，一心禅寂摄诸乱意，以决定慧摄诸无智。虽为白衣，奉持沙门清净律行；虽处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现有眷属，常乐远离；虽服宝饰，而以相好严身；虽复饮食，而以禅悦为味。若至博弈戏处，辄以度人；受诸异道，不毁正信；虽明世典，常乐佛法；一切见敬，为供养中最；执持正法，摄诸长幼；一切治生谐偶，虽获俗利，不以喜悦；游诸四衢饶益众生；入治正法救护一切；入讲论处导以大乘；入诸学堂诱开童蒙；入诸淫舍示欲之过；入诸酒肆能立其志。若在长者，长

者中尊，为说胜法。若在居士，居士中尊，断其贪著。若在刹利，刹利中尊，教以忍辱。若在婆罗门，婆罗门中尊，除其我慢。若在大臣，大臣中尊，教以正法。若在王子，王子中尊，示以忠孝。若在内官，内官中尊，化正宫女。若在庶民，庶民中尊，令兴福力。若在梵天，梵天中尊，诲以胜慧。若在帝释，帝释中尊，示现无常。若在护世，护世中尊，护诸众生。

长者维摩诘，以如是等无量方便，饶益众生。其以方便现身有疾，以其疾故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，及诸王子并余官属无数千人，皆往问疾。其往者，维摩诘因以四大违和身体，广为说法："诸仁者，是身无常、无强、无力、无坚，速朽之法，不可信也！为苦为恼，众病所集。

"诸仁者，如此身，明智者所不怙。是身如聚沫，不可撮摩。是身如泡，不得久立。是身如焰，从渴爱生。是身如芭蕉，中无有坚。是身如汲水轮，筋骨虚妄联络。是身如幻，从颠倒起。是身如梦，为虚妄见。是身如影，从业缘现。是身如响，属诸因缘。是身如浮云，须臾变灭。是身如电，念念不住。是身无主为如地，是身无我为如火，是身无寿为如风，是身无人为如水；是身不实，四大为家。是身为空，离我、我所。是身无知，如草木瓦砾。是身无作，风力所转。是身不净，秽恶充满。是身为虚伪，虽假以澡浴衣食，必归磨灭。是身如灾，具四百四病所集。是身如丘井，为老所逼。是身无定，为要当死。是身如毒蛇、如怨贼、如空聚，阴、界、诸入所共合成。

"诸仁者，此可患厌，当乐佛身。所以者何？佛身者，即法身也。从无量功德智慧生，从布施、戒、定、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生，从慈、悲、喜、舍生，从布施、持戒善业、忍辱、柔和、勤行、精进、禅定、解脱等修三昧、多闻、智慧诸波罗蜜生，从方便生，从六通生，从三明生，从三十七道品生，从止观生，从十力、四无所畏、十八不共法生，从断一切不善法、集一切善法生，从真实生，从不放逸生，从如是无量清净法生如来身。

"诸仁者，欲得佛身，断一切众生病者，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"

如是长者维摩诘，为诸问疾者如应说法，令无数千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弟子品第三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自念寝疾于床："世尊大慈，宁不垂愍遣人慰问耶？"

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"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"

舍利弗白佛言："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曾于林中，宴坐树下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'唯！舍利弗，不必是坐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，不于三界

现身意，是为宴坐；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，是为宴坐；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，是为宴坐；心不住内亦不在外，是为宴坐；于诸见不动而修行三十七品，是为宴坐；不断烦恼而入涅槃，是为宴坐。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’时我，世尊，闻说是语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报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大目揵连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目连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入毗耶离大城，于里巷中，为诸居士说法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大目连，为白衣居士说法，不当如仁者所说。夫说法者，当如法说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；法无寿命，离生死故；法无有人，前后际断故；法常寂然，灭诸相故；法离于相，无所缘故；法无名字，言语断故；法无有说，离觉观故；法无形相，如虚空故；法无戏论，毕竟空故；法无我所，离我所故；法无分别，离诸识故；法无有比，无相待故；法不属因，不在缘故；法同法性，入诸法故；法随于如，无所随故；法住实际，诸边不动故；法无动摇，不依六尘故；法无去来，常不住故；法顺空，随无相，应无作；法离好丑；法无增损；法无生灭；法无所归；法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心；法无高下；法常住不动；法离一切观行。唯！大目连，法相如是，岂可说乎？夫说法者，无说无示；其听法者，无闻无得。譬如幻士，为幻人说法，当建是意而为说法。当了众生根有利钝；善于知见，无所挂碍，以大悲心，赞于大乘，念报佛恩，不断三宝，然后说法。’维摩诘说是法时，八百居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无此辩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大迦葉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迦葉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于贫里而行乞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大迦葉，有慈悲心而不能普，舍豪富，从贫乞。迦葉，住平等法，应次行乞食。为不食故，应行乞食；为坏和合相故，应取抟食；为不受故，应受彼食。以空聚想入于聚落，所见色与盲等，所闻声与响等，所嗅香与风等，所食味不分别，受诸触如智证。知诸法如幻相，无自性、无他性，本自不然，今则无灭。迦葉，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，以邪相入正法，以一食施一切，供养诸佛及众贤圣，然后可食。如是食者，非有烦恼，非离烦恼；非入定意，非起定意；非住世间，非住涅槃。其有施者，无大福，无小福；不为益，不为损。是为正入佛道，不依声闻。迦葉，若如是食，为不空食人之施也。’时我，世尊，闻说是语，得未曾有，即于一切菩萨深起敬心。复作是念：‘斯有家名，辩才智慧乃能如是，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’我从是来，不复劝人以声闻、辟支佛行。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须菩提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入其舍，从乞食。时维摩诘取我钵，盛满饭，谓我言：‘唯！须菩提，若能于食等者，诸佛性亦等；诸佛性等者，于食亦等；如是行乞，乃可取食。若须菩提不断婬、怒、痴，亦不与俱；不坏于身，而随一相；不灭痴爱，起于明脱；以五逆相而得解脱，亦不解不缚；不见四谛，非不见谛；非得果，非不得果；非凡夫，非离凡夫法；非圣人，非不圣人；虽成就一切法，而离诸法相，乃可取食。若须菩提不见佛、不闻法、不敬僧，彼外道六师，富兰那迦葉、末伽梨拘赊梨子、删阇夜毗罗胝子、阿耆多翅舍钦婆罗、迦罗鸠驮迦旃延、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师，因其出家，彼师所堕，汝亦随堕，乃可取食。若须菩提入诸邪见，不到彼岸；住于八难，不得无难；同于烦恼，离清净法；汝得无诤三昧，一切众生亦得是定；其施汝者，不名福田；供养汝者，堕三恶道；为与众魔共一手，作诸劳侶；汝与众魔及诸尘劳等无有异，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，谤诸佛、毁于法，不入众数，终不得灭度。汝若如是，乃可取食。’时我，世尊，闻此茫然，不识是何言，不知以何答，便置钵欲出其舍。维摩诘言：‘唯！须菩提，取钵勿惧。于意云何？如来所作化人，若以是事诘，宁有惧不？’我言：‘不也！’维摩诘言：‘一切诸法如幻化相，汝今不应有所惧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说不离是相，至于智者不著文字，故无所惧。何以故？文字性离，无有文字，是则解脱；解脱相者，则诸法也。’维摩诘说是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法眼净，五百天子皆获法忍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富楼那弥多罗尼子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富楼那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于大林中在一树下，为诸新学比丘说法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富楼那，先当入定，观此人心，然后说法，无以秽食置于宝器。当知是比丘心之所念，无以琉璃同彼水精。汝不能知众生根源，无得发起以小乘法。彼自无疮，勿伤之也。欲行大道，莫示小径；无以大海，内于牛迹；无以日光，等彼萤火；无以须弥，内于芥子；无以狮吼，诲之狐鸣。富楼那，此比丘久发大乘心，中忘此意，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导之？我观小乘智慧微浅，犹如盲人，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。’时维摩诘即入三昧，令此比丘自识宿命，曾于五百佛所殖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即时豁然，还得本心。于是诸比丘稽首礼维摩诘足，时维摩诘因为说法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退转。我念声闻，不观人根，不应说法。所以者何？声闻不能如如来安住法性常处清净，亦复不能分别众生根器利钝故，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摩诃迦旃延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迦旃延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者，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，我即于后敷演其义，谓无常义、苦义、空义、无我义、寂灭义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迦旃延，无以生灭心行，说实相法。迦旃延，诸法毕竟三世不生不灭，是无常义；五受阴洞达空无所起，是苦义；诸法究竟无所有，是空义；于我、无我而不二，是无我义；法本不然，自他俱空，今则无灭，是寂灭义。’说是法时，彼诸比丘心得解脱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阿那律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阿那律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于一处经行，时有梵王名曰严净，与万梵俱，放净光明，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问我言：‘几何，阿那律，天眼所见？’我即答言：‘仁者，吾见此释迦牟尼佛土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如观掌中菴摩勒果。’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阿那律，天眼所见，为作相耶？无作相耶？假使作相，则与外道五通等；若无作相，即是无为，不应有见。’世尊，我时默然。彼诸梵闻其言，得未曾有，即为作礼而问曰：‘世孰有真天眼者？’维摩诘言：‘有佛世尊，得真天眼，常在三昧，悉见诸佛国，不以二相。’于是严净梵王，及其眷属五百梵天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礼维摩诘足已，忽然不现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优波离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优波离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者，有二比丘犯律行，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来问我言：‘唯！优波离，我等犯律，诚以为耻，不敢问佛，愿解疑悔，得免斯咎。’我即为其如法解说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优波离，无重增此二比丘罪，当直除灭，勿扰其心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内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间；如佛所说，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。心亦不在内、不在外、不在中间；如其心然，罪垢亦然，诸法亦然，不出于如。如优波离，以心相得解脱时，宁有垢不？’我言：‘不也。’维摩诘言：‘一切众生，心相无垢，亦复如是。唯！优波离，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；颠倒是垢，无颠倒是净；取我是垢，不取我是净。优波离，一切法生灭不住，如幻、如电；诸法不相待，乃至一念不住；诸法皆妄见，如梦、如焰、如水中月、如镜中像，以妄想。知此者，是名奉律；其知此者，是名善解。’于是二比丘言：‘上智哉！是优波离所不能及，持律之上而不能说。’我答言：‘尔辈勿泛视维摩诘也！何以故？自舍如来，未有声闻及菩萨能制其乐说之辩，其智慧明达为若此也。’时二比丘疑悔即除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作是愿言：‘令一切众生皆得是辩。’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罗睺罗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罗睺罗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时，离匝毗耶氏诸长者子来诣我所，稽首作礼，问我言：‘唯！罗睺罗，汝佛之子，舍转轮王位出家为道。其出家者，有何等利？’我即如法为说出家功德之利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罗睺罗，不应说出家功德之利。所以者何？无利、无功德，是为出家。有为法者，可说有利、有功德。夫出家者，为无为法；无为法中，无利、无功德。罗睺罗，夫出家者，无彼无此，亦无中间；离六十二见，处于涅槃，智者所受，圣所行处；降伏众魔，度五道，净五眼，得五力，立五根；不恼于彼，离众杂恶，摧诸外道，超越假名；出淤泥，无系著，无我所，无所受，无扰乱，内怀喜，护彼意，随禅定，离众过。若能如是，是真出家。’于是维摩诘语诸长者子：‘汝等于正法中，宜共出家。所以者何？无难难逢，人身难得，佛世难值！’诸长者子言：‘居士，我闻佛言：父母不听，不得出家。’维摩诘言：‘然！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’尔时，三十二长者子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昔时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我即持钵，诣大婆罗门家门下立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唯！阿难，何为晨朝持钵住此？’我言：‘居士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故来至此。’维摩诘言：‘止！止！阿难，莫作是语。如来身者，金刚之体，诸恶已断，众善普会，当有何疾？当有何恼？默往，阿难，勿谤如来！莫使异人闻此粗言！无令大威德诸天，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，得闻斯语！阿难，转轮圣王以少福故，尚得无病，岂况如来无量福会普胜者哉？行矣！阿难，勿使我等受斯耻也。四种外道梵志若闻此语，当作是念：“何名为师？自疾不能救，而能救诸疾人？”可密速去，勿使人闻。当知，阿难，诸如来身，即是法身，非依食身，非思欲身。佛为世尊，过于三界；佛身无漏，诸漏已尽；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。如此之身，当有何疾？’时我，世尊，实怀惭愧，得无近佛而谬听耶？即闻空中声曰：‘阿难，如居士言，但为佛出五浊恶世，现行斯法，度脱众生。行矣！阿难，取乳勿惭。’世尊，维摩诘智慧辩才为若此也。是故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如是五百大弟子，各各向佛说其本缘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：“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菩萨品第四

于是佛告弥勒菩萨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弥勒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为兜率天王及其眷属，说不退转地之行。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弥勒，世尊授仁者记，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用何生得受记乎？过去耶？未来耶？现在耶？若过去生，过去生已灭；若未来生，未来生未至；若现在生，现在生无住。如佛所说：比丘，汝今即时亦生、亦老、亦变、亦灭、亦遊。若以无生得受记者，无生即是正位，于正位中，亦无受记，亦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云何弥勒受一生记乎？为从如生得受记耶？为从如灭得受记耶？若以如生得受记者，如无有生；若以如灭得受记者，如无有灭。一切众生皆如也，一切法亦如也，众圣贤亦如也，至于弥勒亦如也。若弥勒得受记者，一切众生亦应受记。所以者何？夫如者，不二不异。若弥勒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众生皆亦应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，即菩提相。若弥勒得灭度者，一切众生亦当灭度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本来寂灭，不复更灭，为度一切众生故现涅槃相。是故，弥勒，无以此法误诱诸天子。实无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亦无退者。弥勒，当令此诸天子，舍于执著分别菩提之见。所以者何？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。寂灭是菩提，灭诸相故；不观是菩提，离诸缘故；不行是菩提，无忆念故；断是菩提，舍诸见故；离是菩提，离诸妄想故；障是菩提，障诸愿故；不入是菩提，无贪著故；顺是菩提，顺于如故；住是菩提，住法性故；至是菩提，至实际故；不二是菩提，离意法故；等是菩提，等虚空故；无为是菩提，无生住灭故；知是菩提，了众生心行故；不会是菩提，诸入不会故；不合是菩提，离烦恼习故；无处是菩提，无形色故；无住是菩提，不离真如亦不住故；假名是菩提，名字空故；如化是菩提，无取舍故；无乱是菩提，常自静故；善寂是菩提，性清净故；无取是菩提，离攀缘故；无异是菩提，诸法性等故；无比是菩提，无可喻故；微妙是菩提，诸法难知故；空性是菩提，普遍诸法故。是以菩提，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得。所以者何？身如草、如木、如壁、如路、如影故，心无相、无记、无倚、无见故。’世尊，维摩诘说是法时，二百天子得无生法忍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光严童子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光严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出毗耶离大城，时维摩诘方入城，我即为作礼而问言：‘居士，从何所来？’答我言：‘吾从道场来。’我问：‘道场者，何所是？’答曰：‘直心是道场，无虚假故；发行是道场，能办事故；深心是道场，增益功德故；菩提心是道场，无错谬故；布施是道场，不望报故；持戒是道场，得愿具故；忍辱是道场，于诸众生心无碍故；精进是道场，不懈怠故；禅定是道场，心调柔故；智慧是道场，现见诸法故；慈是道场，等众生故；悲是道场，忍疲苦故；喜是道场，悦乐法故；舍是道场，憎爱断故；神通是道场，成就六通故；解脱是道场，能背舍执著故；方便是道场，教化众生故；四摄是道场，摄众生故；多闻是道场

，如闻行故；伏心是道场，正观诸法故；三十七品是道场，舍诸有为、无为法故；四谛是道场，不诳世间故；缘起是道场，无明乃至老死皆尽故；离诸烦恼是道场，知如实故；众生是道场，知无我故；一切法是道场，知诸法空故；降魔是道场，不倾动故；三界是道场，无所趣故；师子吼是道场，无所畏故；力、无畏、不共法是道场，无诸过故；三明是道场，无余碍故；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场，成就一切智故。如是，善男子，菩萨若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，诸有所作，举足下足，当知皆从道场来，住于佛法矣！’说是法时，五百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持世菩萨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持世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住于静室，时魔波旬，从万二千天女，状如帝释，鼓乐弦歌，来诣我所。与其眷属，稽首我足，合掌恭敬于一面立。我意谓是帝释，而语之言：‘善来，憍尸迦，虽福应有，不当自恣。当观五欲无常，以求善本，于身、命、财而修坚法。’即语我言：‘正士，受是万二千天女，可备扫洒。’我言：‘憍尸迦，无以此非法之物，要我沙门释子，此非我宜。’所言未讫，时维摩诘来谓我言：‘非帝释也！是为魔来，娆固汝耳！’即语魔言：‘是诸女等，可以与我，如我应受。’魔即惊惧，念：‘维摩诘将无恼我？’欲隐形去而不能隐，尽其神力亦不得去。即闻空中声曰：‘波旬，以女与之，乃可得去。’魔以畏故，俯仰而与。

“尔时，维摩诘语诸女言：‘魔以汝等与我，今汝皆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’即随所应而为说法，令发道意。复言：‘汝等已发道意，有法乐可以自娱，不应复乐五欲乐也。’天女即问：‘何谓法乐？’答言：‘乐常信佛，乐欲听法，乐供养众，乐谦下礼贤，乐超脱三界，乐离五欲，乐观五阴如怨贼，乐观四大如毒蛇，乐观内入如空聚，乐随护道意，乐饶益众生，乐敬养师，乐广行施，乐坚持戒，乐忍辱柔和，乐勤集善根，乐禅定不乱，乐离垢明慧，乐广菩提心，乐降伏众魔，乐断诸烦恼，乐净佛国土，乐成就相好故修诸功德，乐庄严道场，乐闻深法不畏，乐三脱门，不乐非时涅槃，乐近同学，乐于非同学中心无恚碍，乐将护恶知识，乐亲近善知识，乐心喜清净，乐以方便引导众生，乐修无量道品之法，是为菩萨法乐。’

“于是波旬告诸女言：‘我欲与汝俱还天宫。’诸女言：‘以我等与此居士，有法乐我等甚乐，不复乐五欲乐也。’魔言：‘居士，可舍此女。一切所有施于彼者，是为菩萨。’维摩诘言：‘我已舍矣！汝便将去，令一切众生得法愿具足。’于是诸女问维摩诘：‘我等云何止于魔宫？’维摩诘言：‘诸姊，有法门名无尽灯，汝等当学。无尽灯者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，冥者皆明，明终不尽。如是诸姊，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，

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于其道意亦不灭尽，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，是名无尽灯也！汝等虽住魔宫，以是无尽灯，令无数天子、天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为报佛恩，亦大饶益一切众生。’尔时，天女头面礼维摩诘足，随魔还宫，忽然不现。

“世尊，维摩诘有如是自在神力、智慧辩才，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佛告长者子善德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善德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不堪任诣彼问疾。所以者何？忆念我昔，自于父舍设大施会，供养一切沙门、婆罗门，及诸外道、贫穷、下贱、孤独、乞人，期满七日。时维摩诘来入会中，谓我言：‘长者子，夫大施会，不当如汝所设。当为法施之会，何用是财施会为？’我言：‘居士，何谓法施之会？’‘法施会者，无前无后，一时供养一切众生，是名法施之会。’曰：‘何谓也？’谓：‘以菩提起于慈心，以救众生起大悲心，以持正法起于喜心，以摄智慧行于舍心；以摄悭贪起檀波罗蜜，以化犯戒起尸罗波罗蜜，以无我法起羼提波罗蜜，以菩提相起毗梨耶波罗蜜，以离身心相起禅波罗蜜，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；教化众生而起于空，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，示相受生而起无愿；护持正法起方便力，以度众生起四摄法；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，于身、命、财起三坚法，于六念中起思念法，于六和敬起质直心，正行善法起于净命，心净欢喜起近贤圣，不憎恶人起调伏心，以出家法起于深心，以如说行起于多闻，以无诤法起空闲处，趣向佛慧起于宴坐，解众生缚起修行地，以具相好及净佛土起福德业；知一切众生心念，如应说法，起于智业；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，起于慧业；断一切烦恼、一切障碍、一切不善法，起一切善业；以得一切智慧、一切善法，起于一切助佛道法。如是，善男子，是为法施之会。若菩萨住是法施会者，为大施主，亦为一切世间福田。’

“世尊，维摩诘说是法时，婆罗门众中二百人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我时心得清净，叹未曾有，稽首礼维摩诘足，即解璎珞，价值百千以上之，不肯取。我言：‘居士，愿必纳受，随意所与。’维摩诘乃受璎珞，分作二分，持一分施此会中一最下乞人，持一分奉彼难胜如来。一切众会皆见光明国土难胜如来，又见珠璎在彼佛上，变成四柱宝台，四面严饰，不相障蔽。时维摩诘现神变已，又作是言：‘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，犹如如来福田之相，无所分别，等于大悲，不求果报，是则名曰具足法施。’城中一最下乞人，见是神力，闻其所说，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故我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如是诸菩萨，各各向佛说其本缘，称述维摩诘所言，皆曰：“不任诣彼问疾。”

维摩诘所说大乘经卷中 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

尔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“汝行诣维摩诘问疾！”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彼上人者，心意深妙，深达实相，善说法要，通达真俗，辩才无滞，智慧无碍，悲悯慈视一切众生，一切菩萨万行悉知，诸佛秘藏无不得入，降伏众魔，游戏神通，其慧方便皆已得度，已获甚深不二法性，种种演说一真实相，了达一切众生根器，随示方便度脱众生。以如是故，难为酬对。虽然，当承佛圣旨，诣彼问疾。”

于是众中诸菩萨、大弟子、释、梵、四天王，咸作是念：“今二大士，文殊师利、维摩诘共谈，必说妙法。”即时八千菩萨、五百声闻、百千天子天女皆欲随从。于是文殊师利，与诸菩萨、大弟子众及诸天人，恭敬围绕，入毗耶离大城。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心念：“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。”即以神力，空其室内，除去所有及诸侍者，唯置一床，以疾而卧。

文殊师利既入其舍，见其室空，无诸所有，独寝一床。

时维摩诘言：“善来！文殊师利，不来相而来，不见相而见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如是，居士，若来已更不来，若去已更不去。所以者何？来者无所从来，去者无所至，所可见者更不可见。且置是事，居士是疾，宁可忍不？疗治有损，不至增乎？世尊殷勤致问无量！居士是疾，何所因起？其生久如？当云何灭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。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；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，则我病灭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；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譬如长者，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；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诸众生，爱之若子，众生病，则菩萨病；众生病愈，菩萨亦愈。又言是疾，何所因起菩萨病者，以大悲起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，此室何以空无侍者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诸佛国土，亦复皆空。”

又问：“以何为空？”

答曰：“以空空。”

又问：“空何用空？”

答曰：“以无分别空故空。”

又问：“空可分别耶？”

答曰：“分别亦空，空不解空。”

又问：“空当于何求？”

答曰：“当于六十二见中求。”

又问：“六十二见当于何求？”

答曰：“当于诸佛解脱中求。”

又问：“诸佛解脱当于何求？”

答曰：“当于一切众生心行中求。又仁所问：‘何无侍者？’一切众魔及诸外道，皆吾侍也。所以者何？众魔者乐生死，菩萨于生死而不舍；外道者乐诸见，菩萨于诸见而不动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所疾，为何等相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我病无形不可见。”

又问：“此病身合耶？心合耶？”

答曰：“非身合，身相离故；亦非心合，心如幻故。”

又问：“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于此四大，何大之病？”

答曰：“是病非地大，亦不离地大；水、火、风大，亦复如是。而众生病从四大起，以其有病，是故我病。”

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应云何慰喻有疾菩萨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说身无常，不说厌离于身；说身有苦，不说乐于涅槃；说身无我，不说不导众生；说身空寂，不说毕竟寂灭；说悔先罪，而不说入于过去；以己之疾，愍于彼疾，当识宿世无数劫苦，当念饶益一切众生；忆所修福，念于净命；勿生忧恼，常起精进；当作医王，疗治众病。菩萨应如是慰喻有疾菩萨，令其欢喜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，有疾菩萨云何调伏其心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有疾菩萨应作是念：‘今我此病，皆从前世妄想颠倒诸烦恼生，无有实法谁受病者。所以者何？四大合故，假名为身，四大无主，身亦无我。又此病起，皆由著我，是故于我不应生著。’既知病本，即除我想及众生想，当起法想，应作是念：‘但以众法合成此身，起唯法起，灭唯法灭。又此法者各不相知，起时不言我起，灭时不言我灭。’彼有疾菩萨为灭法想，当作是念：‘此法想者亦是颠倒，颠倒者即是大患，我应离之。云何为离？离我、我所。云何离我、我所？谓离二法。云何离二法？谓不

念内外诸法。云何不念内外诸法？谓远离动淆散乱，行于平等。云何平等？为我等、涅槃等。所以者何？我及涅槃，此二皆空。以何为空？但以名字故空。如此二法，无决定性，得是平等，无有余病，唯有空病，空病亦空。’是有疾菩萨，以无所受而受诸受，未具佛法，亦不灭受而取证也。设身有苦，念恶趣众生，起大悲心：‘我既调伏，亦当调伏一切众生，但除其病，而不除法，为断病本而教导之。何谓病本？谓有攀缘，从有攀缘则为病本。何所攀缘？谓之三界。云何断攀缘？以无所得，若无所得，则无攀缘。何谓无所得？谓离二见。何谓二见？谓内见、外见，是无所得。’

“文殊师利，是为有疾菩萨调伏其心，为断老、病、死苦，是菩萨菩提；若不如是，已所修治，为无慧利。譬如胜怨，乃可为勇，如是兼除老、病、死者，菩萨之谓也。

“彼有疾菩萨，应复作是念：‘如我此病，非真、非有；众生病，亦非真、非有。’作是观时，于诸众生，若起爱见大悲，即应舍离。所以者何？菩萨断除客尘烦恼而起大悲。爱见悲者，则于生死有疲厌心。若能离此，无有疲厌，在在所生，不为爱见之所覆也。所生无缚，虽现生死而实解脱，能为众生说法解缚。如佛所说：‘若自有缚，能解彼缚，无有是处。若自无缚，能解彼缚，斯有是处。’是故菩萨不应起缚。何谓缚？何谓解？贪著禅味是菩萨缚，以方便生是菩萨解。无方便贪著禅味是菩萨缚，有方便深入禅定是菩萨解。无方便生是菩萨缚，有方便生是菩萨解。又无方便慧缚，有方便慧解，无慧方便缚，有慧方便解。何谓无方便慧缚？谓菩萨以爱见心勤修相好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于空、无相、无作法中而自调伏，是名无方便慧缚。何谓有方便慧解？谓不以爱见心庄严佛土，成就众生，于空、无相、无作法中，以自调伏而不疲厌，是名有方便慧解。何谓无慧方便缚？谓菩萨住贪欲、瞋恚、邪见等诸烦恼而殖众德本，是名无慧方便缚。何谓有慧方便解？谓离诸贪欲、瞋恚、邪见等诸烦恼而殖众德本，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名有慧方便解。

“文殊师利，彼有疾菩萨，应如是观诸法。复观身心无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是名为慧；虽身有疾，常在生死，饶益一切而不厌倦，是名方便。又复观身，身不离病，病不离身，是病是身，非新非故，是名为慧；设身有疾，而不永灭，是名方便。”

“文殊师利，有疾菩萨，应如是调伏其心，不住其中，亦复不住不调伏心。所以者何？若住不调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调伏心，是声闻法。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、不调伏心，离此二法，是菩萨行。在于生死，不为污行，住于涅槃，不永灭度，是菩萨行。非凡夫行，非圣贤行，是菩萨行。非垢行，非净行，是菩萨行。虽过魔行，而现降伏众魔，是菩萨行。求一切智，无非时求，是菩萨行。虽观四谛，非时不入真如，是菩萨行。虽观本空，为度众生受生，是菩萨行。虽观诸法不生，而不入正位，是菩萨行。虽观

十二缘起，而入诸邪见，是菩萨行。虽摄一切众生，而不爱著，是菩萨行。虽乐远离，而不依身心尽，是菩萨行。虽行三界，而不坏法性，是菩萨行。虽行于空，而殖众德本，是菩萨行。虽行无相，而度众生，是菩萨行。虽行无作，而现受身，是菩萨行。虽行无起，而起一切善行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六波罗蜜，而遍知众生心、心数法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六通，而不尽漏，是菩萨行。虽常住妙法，而不舍诸邪见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四无量心，而不贪著生于梵世，是菩萨行。虽正观六念，而不除诸漏，是菩萨行。虽行禅定、解脱、三昧，而不随禅生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四念处，不毕竟永离身、受、心、法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四正勤，而不舍身心精进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四如意足，而得自在神通，是菩萨行。虽行五根，而分别众生诸根利钝，是菩萨行。虽行五力，而乐求佛十力，是菩萨行。虽行七觉分，而分别佛之智慧，是菩萨行。虽行八圣道，而乐行无量佛道，是菩萨行。虽行止观助道之法，而不毕竟堕于寂灭，是菩萨行。虽行诸法不生不灭，而以相好庄严其身，是菩萨行。虽现声闻、辟支佛威仪，而不舍佛法，是菩萨行。虽随诸法究竟净相，而随所应为现其身，是菩萨行。虽观诸佛国土永寂如空，而现种种清净佛土，是菩萨行。虽得佛道，转于法轮，入于涅槃，而不舍于菩萨之道，是菩萨行。”

说是语时，文殊师利所将大众，其中八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不思议品第六

尔时，舍利弗见此室中无有床座，作是念：“斯诸菩萨、大弟子众，当于何坐？”

长者维摩诘知其意，语舍利弗言：“云何，仁者，为法来耶？为床座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为法来，非为床座。”

维摩诘言：“唯！舍利弗，夫求法者，不贪躯命，何况床座？夫求法者，非有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之求，非有界、入之求，非有欲、色、无色之求。唯！舍利弗，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众求。夫求法者，无见苦求，无断集求，无证灭求，无修道求。所以者何？法无戏论。若言我当见苦、断集、证灭、修道，是则戏论，非求法也。

“唯！舍利弗，法名清净寂灭。若行生灭，是不乐远离而求生灭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染无尘，若染法尘乃至涅槃，是则染著尘劳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前境，若行于法，是则前境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取舍，若取舍法，是则取舍，非求法也。法无处所，若著处所，是则著处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相，若随相识，是则求相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住，若住于法，是则住法，非求法也。法不可见、闻、觉、知，若行见、闻、觉、知，是则见、闻、觉、知，非求法也。法名无为无无为，若行有为、无为，是求有为、无为，非求法也

。是故，舍利弗，若求法者，于一切法应无所求。”

说是语时，五百天子于诸法中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长者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“仁者游于无量千万亿阿僧祇国，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师子之座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居士，东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国，有世界名须弥幢相，其佛号须弥灯王，今现在。彼佛身长八万四千由旬，其师子座高六十八亿由旬，菩萨身长四万二千由旬，其师子座高三十二亿由旬，严饰第一。”

于是长者维摩诘现神通力，即时彼佛遣三万二千师子之座，高广严净，来入维摩诘室。诸菩萨、大弟子、释、梵、四天王等，昔所未见。其室广博，悉皆包容三万二千师子座，无所妨碍。于毗耶离城，及阎浮提等四大部洲，亦不迫迮，悉见如故。

尔时，维摩诘语文殊师利：“就师子座！与诸菩萨上人俱坐，当自立身如彼座像。”

其得神通菩萨，即自变形为四万二千由旬，坐师子座。诸新发意菩萨皆不能升。尔时，维摩诘为新发意菩萨宣说五通妙法，即时伊等俱获五神通力，变形为四万二千由旬，坐师子座。

诸大弟子亦不能升。尔时，维摩诘语舍利弗：“就师子座！”

舍利弗言：“居士，此座高广，吾不能升。”

维摩诘言：“唯！舍利弗，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，乃可得坐。”

于是诸大弟子，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，便得坐师子座。

舍利弗言：“居士，未曾有也！如是小室，乃容受此高广之座。于毗耶离城，无所妨碍。又于阎浮提聚落城邑，及四大部洲诸天、龙王、鬼、神宫殿，亦不迫迮。”

维摩诘言：“唯！舍利弗，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。若菩萨住是解脱者，以须弥之高广，内芥子中，无所增减，须弥山王本相如故；而四天王、忉利诸天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唯应度者，乃见须弥入芥子中。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。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，不娆鱼鳖鼋鼍水性之属，而彼大海本性如故；诸龙、鬼、神、阿修罗等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入，于此众生，亦无所娆。

“又舍利弗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断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如陶家轮，著右掌中，掷过恒沙世界之外，其中众生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又复还置本处，都不使人有往来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

“又舍利弗，或有众生，乐久住世而可度者，菩萨即演七日以为一劫，令彼众生谓之一劫。或有众生，不应久住而可度者，菩萨即促一劫以为七日，令彼众生谓之七日。

“又舍利弗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一切功德庄严诸佛国土，集在一国，示于众生。又菩萨以一切佛土众生，置之右掌，飞到十方，遍示一切，而不动本处。

“又舍利弗，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，菩萨于一毛孔皆令得见。又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宿，于一毛孔，普使见之。

“又舍利弗，十方世界所有诸风，菩萨悉能吸著口中，而身无损，外诸树木亦不摧折。又十方世界劫尽烧时，以一切火内于腹中，火事如故，而不为害。又于下方过恒河沙等诸佛世界，取一佛土，举著上方过恒河沙无数世界，如持针锋举一栝叶，而无所娆。

“又舍利弗，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能以神通现作佛身，或现辟支佛身，或现声闻身，或现帝释身，或现梵王身，或现世主身，或现转轮圣王身。又十方世界所有众声上中下音，皆能变之令作佛声，演出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之音，及十方诸佛所说种种之法，皆于其中普令得闻。

“舍利弗，我今略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之力，若广说者，穷劫不尽。”

是时，大迦葉闻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叹未曾有，谓舍利弗：“譬如有人，于盲者前现众色像，非彼所见；一切声闻、辟支，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不能解了，为若此也。智者闻是，其谁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？一切声闻、辟支，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，皆言我等何为永断其根，于此大乘，已如败种。于是众皆号泣，声震三千大千世界。一切菩萨应大欣庆，顶受此法。若有菩萨信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，一切魔众无如之何。”

大迦葉说是语时，三万二千天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
尔时，维摩诘语大迦葉：“仁者，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方便力故教化众生现作魔王。又迦葉，十方无量菩萨，或有人从乞手足耳鼻、头目髓脑、血肉皮骨、聚落、城邑、妻子、奴婢、象、马、车乘、金、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码碯、珊瑚、琥珀、真珠、珂贝、衣服、饮食，如此乞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以方便力而往试之，令其坚固。所以者何？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有威德力，故行逼迫，示诸众生如是难事；凡夫下劣，无有力势，不能如是逼迫菩萨。譬如萤火之光，难并日月，非如是菩萨不能往试菩萨。又如龙象蹴踏，非驴所堪。是名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智慧方便力门。”

观众生品第七

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云何观于众生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譬如幻师见所幻人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如智者见水中月，如镜中见其面像，如热时焰，如呼声响，如空中云，如水聚沫，如水上泡，如芭蕉坚，如电久住，如第五大，如第六阴，如第七识，如十三入，如十九界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。如无色界色，如焦谷芽，如龟毛衣，如枯骨行走，如须陀洹身见，如斯陀含三来，如阿那含入胎，如阿罗汉三毒，如得忍菩萨贪恚毁禁残虐，如佛烦恼习，如盲者见色，如入灭尽定出入息，如空中鸟迹，如阉宦具淫根，如石女生儿，如化人烦恼，如梦所见已寤，如无著而有烦恼，如无根而能生物，如灭度者受身，如无烟之火，菩萨观众生为若此本无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若菩萨作是观者，云何行慈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作是观已，自念：‘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，是即真实无著慈也。行寂灭慈，无所生故；行不热慈，无烦恼故；行等之慈，等三世故；行无诤慈，无所起故；行不二慈，内外不合故；行不坏慈，毕竟尽故；行坚固慈，心无毁故；行清净慈，诸法性净故；行无边慈，如虚空故；行阿罗汉慈，破结贼故；行菩萨慈，安众生故；行如来慈，得如相故；行佛之慈，觉众生故；行自然慈，无因得故；行菩提慈，等一味故；行无等慈，断诸爱嗔故；行大悲慈，导以大乘故；行无厌慈，观空无我故；行法施慈，无遗惜故；行持戒慈，化毁禁故；行忍辱慈，护彼我故；行精进慈，荷负众生故；行禅定慈，不受味故；行智慧慈，无不知时故；行方便慈，一切示现故；行无隐慈，直心清净故；行深心慈，无杂行故；行无诳慈，不虚假故；行安乐慈，令得佛乐故。菩萨之慈，为若此也。’”

文殊师利又问：“何谓为悲？”

答曰：“菩萨所作功德，皆与一切众生共之。”

“何谓为喜？”

答曰：“有所饶益，欢喜无悔。”

“何谓为舍？”

答曰：“所作福祐，无所悕望。”

文殊师利又问：“生死有畏，菩萨当何所依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于生死畏中，当依如来功德之力。”

文殊师利又问：“菩萨欲依如来功德之力，当于何住？”

答曰：“菩萨欲依如来功德力者，应当等观一切众生。”

又问：“欲等观一切众生，当于何住？”

答曰：“菩萨欲等观一切众生者，当住度脱一切众生。”

又问：“欲度众生，当何所除？”

答曰：“欲度众生，除其烦恼。”

又问：“欲除烦恼，当何所行？”

答曰：“当行正念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行于正念？”

答曰：“当行不生、不灭。”

又问：“何法不生？何法不灭？”

答曰：“不善不生，善法不灭。”

又问：“善、不善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身为本。”

又问：“身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欲贪为本。”

又问：“欲贪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虚妄分别为本。”

又问：“虚妄分别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颠倒想为本。”

又问：“颠倒想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无住为本。”

又问：“无住孰为本？”

答曰：“无住则无本。文殊师利，从无住本，立一切法。”

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，见诸天人，闻所说法，便现其身，即以天华散诸菩萨、大弟子上。华至诸菩萨，即皆堕落；至大弟子，便著不堕。一切弟子神力去华，不能令去。

尔时，天问舍利弗：“何故去华？”

答曰：“此华不如法，是以去之。”

天曰：“勿谓此华为不如法。所以者何？是华无所分别，仁者自生分别想耳！若于佛法出家，有所分别，为不如法；若无所分别，是则如法。观诸菩萨华不著者，已断一切分别想故。譬如人畏时，非人得其便，如是弟子畏生死故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得其便也；已离畏者，一切五欲无能为也。结习未尽，华著身耳；结习尽者，华不著也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天止此室，其已久如？”

答曰：“我止此室，如耆年解脱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止此久耶？”

天曰：“耆年解脱，亦何如久？”

舍利弗默然不答。

天曰：“如何耆旧，大智而默？”

答曰：“解脱者，无所言说，故吾于是不知所云。”

天曰：“言说文字皆解脱相。所以者何？解脱者，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；文字亦不内不外，不在两间。是故，舍利弗，无离文字说解脱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诸法是解脱相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复以离淫、怒、痴为解脱乎？”

天曰：“佛为增上慢人，说离淫、怒、痴为解脱耳！若无增上慢者，佛说淫、怒、痴性即是解脱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天女，汝何所得，以何为证，辩乃如是？”

天曰：“我无得无证，故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得有证者，则于佛法为增上慢。”

舍利弗问天：“汝于三乘为何志求？”

天曰：“以声闻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声闻；以因缘法化众生故，我为辟支佛；以大悲法化众生故，我为大乘。舍利弗，如人入瞻卜林，唯嗅瞻卜，不嗅余香。如是若入此室，但闻佛功德之香，不乐闻声闻、辟支佛功德香也。舍利弗，其有释、梵、四天王，诸天、龙、鬼、神等，入此室者，闻斯上人讲说正法，皆乐佛功德之香，发心而出。舍利弗，吾止此室，十有二年，初不闻说声闻、辟支佛法，但闻菩萨大慈大悲、不可思议诸

佛之法。

“舍利弗，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。何等为八？此室常以金色光照，昼夜无异，不以日月所照为明，是为一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入者，不为诸垢之所恼也，是为二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常有释、梵、四天王、他方菩萨，来会不绝，是为三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常说六波罗蜜、不退转法，是为四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乐，弦出无量法化之声，是为五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有四大藏，众宝积满，周穷济乏，求得无尽，是为六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阿閦佛、宝德、宝炎、宝月、宝严、难胜、多宝、师子响、一切利成，如是等十方无量诸佛，是上人念时，即皆为来，广说诸佛秘要法藏，说已还去，是为七未曾有难得之法。此室一切诸天严饰宫殿、诸佛净土，皆于中现，是为八未曾有难得之法。

“舍利弗，此室常现八未曾有难得之法，唯有见斯不思议事，而复乐于声闻法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汝何以不转女身？”

天曰：“我从十二年来，求女人相了不可得，当何所转？譬如幻师，化作幻女，若有人问：‘何以不转女身？’是人为正问不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不也。幻无定相，当何所转？”

天曰：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有定相，云何乃问不转女身？”

即时天女以神通力，变舍利弗令如天女，天自化身如舍利弗，而问言：“何以不转女身？”

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：“我今不知何转而变为女身？”

天曰：“舍利弗若能转此女身，则一切女人亦当能转。如舍利弗，非女而现女身；一切女人亦复如是，虽现女身而非女也。是故佛说：‘一切诸法，非男非女。’”

即时天女还摄神力，舍利弗身还复如故。

天问舍利弗：“女身色相，今何所在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女身色相，无在、无不在。”

天曰：“一切诸法亦复如是，无在、无不在。夫无在、无不在者，佛所说也。”

舍利弗问天：“汝于此没当生何所？”

天曰：“佛化所生，吾如彼生。”

曰：“佛化所生，非没生也。”

天曰：“众生犹然，无没生也。”

舍利弗问天：“汝久如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”

天曰：“如舍利弗还为凡夫，我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我作凡夫，无有是处。”

天曰：“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是处。所以者何？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有得者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今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已得、当得、未得如恒河沙，皆谓何乎？”

天曰：“皆以世俗文字数故，说有三世，非谓菩提有去、来、今。”

天曰：“舍利弗，汝得阿罗汉道耶？”

曰：“无所得故而得。”

天曰：“诸佛菩萨亦复如是，无所得故而得。”

尔时，维摩诘语舍利弗：“是天女已曾供养九十二亿诸佛，已能游戏菩萨神通，所愿具足，得无生忍，住不退转。以本愿故，随意能现，教化众生。”

佛道品第八

尔时，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：“菩萨云何通达佛道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若菩萨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菩萨行于非道？”

答曰：“若菩萨行五无间，而无恼恚；至于地狱，无诸罪垢；至于畜生，无有愚痴；至于修罗，无有憍慢等过；至于饿鬼，而具足功德智慧；行色、无色界道，不以为胜；示行贪欲，离诸染著；示行瞋恚，于诸众生无有恚礙；示行愚痴，而以智慧调伏其心；示行悭贪，而舍内外所有，不惜身命；示行毁禁，而安住净戒，乃至小罪犹怀大惧；示行瞋恚，而常慈忍；示行懈怠，而勤修功德；示行乱意，而常念定；示行愚痴，而修般若波罗蜜多，通达世间、出世间慧；示行谄伪，而善方便，随诸经义；示行憍慢，而于众生犹如桥梁；示行诸烦恼，而心常清净；示入于魔，而顺佛智慧，不随他教；示入声闻，而为众生说未闻法；示入辟支佛，而成就大悲，教化众生；示入贫穷，而有宝手功德无尽；示入刑残，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；示入下贱，而生佛种姓中，具诸功德；示

入羸劣丑陋，而得那罗延身，一切众生之所乐见；示入老病，而永断病根，超越死畏；示有资生，而恒观无常，实无所贪；示入优伶子女，而常远离五欲淤泥；现于讷钝，而成就辩才，总持无失；示入邪济，而以正济度诸众生；现遍入诸道，而断其因缘；现于涅槃，而不断生死。文殊师利，菩萨能如是行于非道，是为通达佛道。”

于是维摩诘问文殊师利：“何等为如来种？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有身为种，无明、有爱为种，贪、恚、痴为种，四颠倒为种，五盖为种，六入为种，七识处为种，八邪法为种，九恼处为种，十不善道为种。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，皆是佛种。”

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答曰：“若见无为入正位者，不能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住有为法凡夫，可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譬如高原陆地，不生净妙馨香莲华；卑湿淤泥，乃生此华。如是见无为法入正位者，终不复能生于佛法；烦恼泥中，乃有众生起佛法耳！又如植种于空，终不得生；粪壤之地，乃能滋茂。如是入无为正位者，不生佛法；起于我见如须弥山，犹能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生佛法矣！是故当知，一切烦恼为如来种。譬如不下巨海，不能得无价宝珠；如是不入烦恼大海，则不能得一切智宝。”

尔时，大迦葉叹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文殊师利，快说此语。诚如所言，尘劳之俦为如来种。我等今者，不复堪任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；乃至五无间罪，犹能发意生于佛法，而今我等永不能发。譬如根败之士，其于五欲不能复利；如是声闻诸结断者，于佛法中无所复益，永不志愿。是故，文殊师利，凡夫知报佛恩，而声闻无也。所以者何？凡夫闻佛法，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；正使声闻终身闻佛法、力、无畏等，永不能发无上道意。”

尔时，会中有菩萨名普现色身，问维摩诘言：“居士父母、妻子、亲戚、眷属、吏民、知识，悉为是谁？奴婢、僮仆、象马、车乘，皆何所在？”

于是维摩诘以偈答曰：

“智度菩萨母，方便以为父，

一切众导师，无不由是生。

法喜以为妻，慈悲心为女，

善心诚实男，毕竟空寂舍。

弟子众尘劳，随意之所转，

道品善知识，由是成正觉。

诸度法等侣，四摄为妓女，

歌咏诵法言，以此为音乐。

总持之园苑，无漏法林树，

觉意净妙华，解脱智慧果。

八解之浴池，定水湛然满，

布以七净华，浴此无垢人。

象马五通驰，大乘以为车，

调御以一心，游于八正路。

相具以严容，众好饰其姿，

惭愧之上服，深心为华鬘。

富有七财宝，教授以滋息，

如所说修行，回向为大利。

四禅为床座，从于净命生，

多闻增智慧，以为自觉音。

甘露法之食，解脱味为浆，

净心以澡浴，戒品为涂香。

摧灭烦恼贼，勇健无能逾，

降伏四种魔，胜幡建道场。

虽知无起灭，示彼故有生，

悉现诸国土，如日无不见。

供养于十方，无量亿如来，

诸佛及己身，无有分别想。

虽知诸佛国，及与众生空，

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群生。

诸有众生类，形声及威仪，

无畏力菩萨，一时能尽现。

觉知众魔事，而示随其行，

以善方便智，随意皆能现。

或示老病死，成就诸群生，

了知如幻化，通达无有碍。

或现劫尽烧，天地皆洞燃，

众人有常想，照令知无常。

无数亿众生，俱来请菩萨，

一时到其舍，化令向佛道。

经书禁咒术，工巧诸技艺，

尽现行此事，饶益诸群生。

世间众道法，悉于中出家，

因以解人惑，而不堕邪见。

或作日月天，梵王世界主，

或时作地水，或复作风火。

劫中有疾疫，现作诸药草，

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众毒。

劫中有饥馑，现身作饮食，

先救彼饥渴，却以法语人。

劫中有刀兵，为之起慈心，

化彼诸众生，令住无诤地。

若有大战阵，立之以等力，

菩萨现威势，降伏使和安。

一切国土中，诸有地狱处，

辄往到于彼，勉济其苦恼。

一切国土中，畜生相食啖，

皆现生于彼，为之作利益。

示受于五欲，亦复现行禅，

令魔心愦乱，不能得其便。

火中生莲华，是可谓希有，

在欲而行禅，希有亦如是。

或现作淫女，引诸好色者，

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

或为邑中主，或作商人导，

师保及大臣，以祐利众生。

诸有贫穷者，现作无尽藏，

因以劝导之，令发菩提心。

我心憍慢者，为现大力士，

消伏诸贡高，令住无上道，

其有恐惧众，居前而慰安，

先施以无畏，后令发道心。

或现离淫欲，为五通仙人，

开导诸群生，令住戒忍慈。

见须供事者，现为作僮仆，

既悦可其意，乃发以道心。

随彼之所须，得入于佛道，

以善方便力，皆能给足之。

如是道无量，所行无有涯，

智慧无边际，度脱无数众。

假令一切佛，于无量亿劫，

赞叹其功德，犹尚不能尽。

谁闻如是法，不发菩提心？

除彼不肖人，痴冥无智者。”

入不二法门品第九

尔时，维摩诘谓众菩萨言：“诸仁者，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？各随所乐说之。”

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，说言：“诸仁者，生、灭为二。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，得此无生法忍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德守菩萨曰：“我、我所为二。因有我故，便有我所；若无有我，则无我所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德顶菩萨曰：“垢、净为二。见垢实性，则无净相，顺于灭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善宿菩萨曰：“是动、是念为二。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即无分别，通达此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妙臂菩萨曰：“菩萨心、声闻心为二。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、无声闻心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不眴菩萨曰：“受、不受为二。若法不受，则不可得，以不可得，故无取、无舍，无作、无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善眼菩萨曰：“一相、无相为二。若知一相即是无相，亦不取无相，入于平等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弗沙菩萨曰：“善、不善为二。若不起善、不善，入无相际而通达者、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师子菩萨曰：“罪、福为二。若达罪性，则与福无异，以金刚慧决了此相，无缚无解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师子意菩萨曰：“有漏、无漏为二。若得诸法等，则不起漏、不漏想，不著于相，亦不住无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净解菩萨曰：“有为、无为为二。若离一切数，则心如虚空，以清净慧无所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那罗延菩萨曰：“世间、出世间为二。世间性空，即是出世间，于其中不入、不出，不渡、不住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善意菩萨曰：“生死、涅槃为二。若见生死性，则无生死，无缚无解，不然不灭，如是解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现见菩萨曰：“尽、不尽为二。法若究竟尽、若不尽，皆是无尽相，无尽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尽、不尽相，如是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普守菩萨曰：“我、无我为二。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见我实性者，不复起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电天菩萨曰：“明、无明为二。无明实性即是明，明亦不可著，离一切数，于其中平等无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喜见菩萨曰：“色、色空为二，色即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；如是受想行识、识空为二，识即是空，非识灭空，识性自空。于其中而通达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明相菩萨曰：“四种异、空种异为二。四种性即是空种性，如前际、后际空故，中际亦空，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妙意菩萨曰：“眼、色为二，若知眼性，于色不贪、不恚、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如是耳、声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触，意、法为二，若知意性，于法不贪、不恚、不痴，是名寂灭。安住其中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无尽意菩萨曰：“布施、回向一切智为二，布施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；如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回向一切智为二，智慧性即是回向一切智性。于其中入一相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深慧菩萨曰：“是空、是无相、是无作为二。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，若空、无相、无作，则无心、意、识，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脱门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寂根菩萨曰：“佛、法、众为二。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众，是三宝皆无为相，与虚空等，一切法亦尔。能随此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心无碍菩萨曰：“身、身灭为二。身即是身灭。所以者何？见身实相者，不起见身及见灭身，身与灭身无二无分别，于其中身见灭之，又灭尽灭无余，不惊不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上善菩萨曰：“身、口、意善为二。是三业皆无作相，身无作相即口无作相，口无作相即意无作相，是三业无作相，即一切法无作相。能如是随无作慧者，是为入不二法

门。”

福田菩萨曰：“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为二。三行实性即是空，空则无福行、无罪行、无不动行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华严菩萨曰：“从我起二为二。见我实相者，不起二法；若不住二法，则无分别识，无分别识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德藏菩萨曰：“有所得相为二。若无所得，则无取舍，无取舍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月上菩萨曰：“闇与明为二。无闇、无明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如入灭受想定，无闇、无明，一切法相亦复如是。于其中平等入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宝印手菩萨曰：“乐涅槃、不乐世间为二。若不乐涅槃、不厌世间，则无有二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缚，则有解；若本无缚，其谁求解？无缚无解，则无乐厌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珠顶王菩萨曰：“正道、邪道为二。住正道者则不分别是邪、是正，离此二者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乐实菩萨曰：“实、不实为二。实见者尚不见实，何况非实？所以者何？非肉眼所见，慧眼乃能见，而此慧眼，无见、无不见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，问文殊师利：“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”

文殊师利曰：“诸尊菩萨所对甚善，然终有言说。如我意者，于一切法，无言无说，无示无识，离诸问答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”

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：“我等各自说已，仁者当说，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？”时维摩诘默然无言。

文殊师利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”

说是入不二法门品时，于此众中，五千菩萨皆入不二法门，得无生法忍。

维摩诘所说大乘经卷下 香积佛品第十

于是舍利弗心念：“日时欲至，此诸菩萨当于何食？”

时维摩诘知其意而语言：“佛说八解脱，仁者受行，岂杂欲食而闻法乎？若欲食者，且待须臾，当令汝得未曾有食。”

时维摩诘即入三昧，以神通力示诸大众，上方界分，过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，今现在。其国香气，比于十方诸佛世界人天之香，最为第一。彼土无有声闻、辟支佛名，唯有清净大菩萨众，佛为说法。其界一切，皆以香作楼阁，经行香地，苑园皆香。其食香气，周流十方无量世界。时香积佛与诸菩萨方共坐食，有天子号香严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供养香积佛及诸菩萨。此诸大众，莫不目见。

时维摩诘问众菩萨："诸仁者，谁能致彼佛饭？"

以文殊师利威神力故，咸皆默然。

维摩诘言："仁此大众，无乃可耻！"

文殊师利曰："如佛所言，勿轻未学。"

于是维摩诘不起于座，居众会前，化作菩萨，相好光明，威德殊胜蔽于众会，而告之曰："汝往上方界分，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国名众香，佛号香积，与诸菩萨方共坐食。汝往到彼，如我词曰：'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，致敬无量！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，气力安不？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当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令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。'"

时化菩萨唯诺承命，即于会前升于上方，到众香界，礼彼佛足，白言："维摩诘稽首世尊足下，致敬无量！问讯起居，少病少恼，气力安不？愿得世尊所食之余，欲于娑婆世界施作佛事，使此乐小法者得弘大道，亦使如来名声普闻。"

彼诸大士，见化菩萨，叹未曾有："今此上人从何所来？娑婆世界为在何许？云何名为乐小法者？"即以问佛。

佛告之曰："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，有世界名娑婆，佛号如来正觉释迦牟尼，今现在于五浊恶世，为乐小法众生敷演道教。彼有菩萨，名维摩诘，住不可思议解脱，为诸菩萨说法，故遣化来，称扬我名，并赞此土，令彼菩萨增益功德。"

彼菩萨言："其人何如乃作是化，德力无畏，神足若斯？"

佛言："甚大！一切十方佛土，皆遣化往，施作佛事，饶益众生。"

于是香积如来，以众香钵盛满香饭，与化菩萨。时彼九百万菩萨，俱发声言："我欲诣娑婆世界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并欲见维摩诘等诸菩萨众。"

佛言："可往！摄汝身香，无令彼诸众生起惑著心。又当舍汝本形，勿使彼国求菩萨者，而自鄙耻。又汝于彼，莫怀轻贱，而作碍想。所以者何？十方国土，皆如虚空，又诸佛为欲化诸乐小法者，不尽现其清净土耳！"

时化菩萨，既受钵饭，与彼九百万菩萨俱，承佛威神，及维摩诘力，于彼世界忽然不现，须臾之间至维摩诘舍。时维摩诘即化作九百万师子之座，严好如前，诸菩萨皆坐其上。是化菩萨以满钵香饭与维摩诘，饭香普熏毗耶离城，及三千大千世界。时毗耶离婆罗门、居士等，闻是香气，身意快然，叹未曾有。于是长者主月盖，从八万四千人，来入维摩诘舍，见其室中菩萨甚多，诸师子座高广严好，皆大欢喜，礼众菩萨及大弟子，却住一面。诸地神、虚空神，及欲、色界诸天，闻此香气，亦皆来入维摩诘舍。

时维摩诘语舍利弗等诸大声闻："仁者可食！如来甘露味饭，大悲所勳，无以限意食之，使不消也。"

有异声闻念："是饭少，而此大众，人人当食？"

化菩萨曰："勿以声闻小德小智，称量如来无量福慧。四海有竭，此饭无尽。使一切人食抟若须弥，乃至一劫，犹不能尽。所以者何？无尽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、功德具足者所食之余，终不可尽。"

于是钵饭悉饱众会，犹故不儴。其诸菩萨、声闻、天、人，食此饭者，身安快乐，譬如一切乐庄严国诸菩萨也。又诸毛孔，皆出妙香，亦如众香国土，诸树之香。

尔时，维摩诘故为不知，问众香菩萨："香积如来，以何说法？"

彼菩萨曰："我土如来不以文字说法，但以众香，令诸天人得入律行。菩萨各各坐香树下，闻斯妙香，即获一切德藏三昧。得是三昧者，菩萨所有功德，皆悉具足。"

彼诸菩萨问维摩诘："今世尊释迦牟尼，以何说法？"

维摩诘言："此土众生刚强难化，故佛为说刚强之语，以调伏之，言：'是地狱，是畜生，是饿鬼，是诸难处，是愚人生处。是身邪行，是身邪行报；是口邪行，是口邪行报；是意邪行，是意邪行报；是杀生，是杀生报；是不与取，是不与取报；是邪淫，是邪淫报；是妄语，是妄语报；是两舌，是两舌报；是恶口，是恶口报；是无义语，是无义语报。是贪嫉，是贪嫉报；是瞋恼，是瞋恼报；是邪见，是邪见报；是慳吝，是慳吝报；是毁戒，是毁戒报；是瞋恚，是瞋恚报；是懈怠，是懈怠报；是乱意，是乱意报；是愚痴，是愚痴报。是结戒，是持戒，是犯戒；是应作，是不应作；是应知，是应断；是障碍，是不障碍；是得罪，是离罪；是净，是垢；是有漏，是无漏；是邪道，是正道；是有为，是无为；是世间，是涅槃。'以难化之人，心如猿猴，故以若干种法，制御其心，乃可调伏。譬如象马，□悢不调，加诸楚毒，乃至彻骨，然后调伏。如是刚强难化众生，故以一切苦切之言，乃可入律。"

彼诸菩萨闻说是已，皆曰：“未曾有也！如世尊释迦牟尼佛，隐其无量自在之力，乃以贫所乐法度脱众生。斯诸菩萨亦能劳谦，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。”

维摩诘言：“此土菩萨，于诸众生大悲坚固，诚如所言。然其一世饶益众生，多于香积百千劫行。所以者何？此娑婆世界，有十事善法，诸余净土之所无有。何等为十？以布施摄贫穷，以净戒摄毁禁，以忍辱摄瞋恚，以精进摄懈怠，以禅定摄乱意，以智慧摄愚痴，说除难法度八难者，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，以诸善根济无德者，常以四摄成就众生，是为十。”

彼菩萨曰：“菩萨成就几法，于此世界行无疮疣，生于净土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菩萨成就八法，于此世界行无疮疣，生于净土。何等为八？饶益众生而不望报；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，所作功德，尽以施之；等心众生，谦下无碍；于诸菩萨，视之如佛；所未闻经，闻之不疑；不与声闻而相违背；不嫉彼供，不高己利，而于其中调伏其心；常省己过，不讼彼短，恒以一心求诸功德，是为八法。”

维摩诘、文殊师利于大众中，说是法时，百千天人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十千菩萨得无生法忍。

菩萨行品第十一

是时，佛说法于菴罗树园，其地忽然广博严事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

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以何因缘有此瑞应？是处忽然广博严事，一切众会皆作金色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维摩诘、文殊师利，与诸大众恭敬围绕，发意欲来，故先为此瑞应。”

于是维摩诘语文殊师利：“此诸菩萨皆欲见佛，至心礼事供养，可共前往。”

文殊师利言：“善哉！行矣！今正是时。”

维摩诘即以神力，持诸大众并师子座，置于右掌，往诣佛所。到已著地，稽首佛足，右绕七匝，一心合掌，在一面立。众香世界诸菩萨即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亦绕七匝，于一面立。此土诸菩萨亦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右绕七匝，于一面立。诸大弟子、释、梵、四天王等，亦皆避座，稽首佛足，在一面立。于是世尊如法慰问诸菩萨已，各令复坐，即皆受教，众坐已定。

佛语舍利弗：“汝见菩萨大士，自在神力之所为乎？”

“唯然，已见。”

“汝意云何？”

“世尊，我睹其为不可思议，非意所图，非度所测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所闻香自昔未有，是为何香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是彼菩萨毛孔之香。”

于是舍利弗语阿难言：“我等毛孔，亦出是香。”

阿难言：“此所从来？”

曰：“是长者维摩诘，从众香国取佛余饭，于舍食者，一切毛孔皆香若此。”

阿难问维摩诘：“是香气住当久如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至此饭消。”

曰：“此饭久如当消？”

曰：“此饭势力，至于七七日，然后乃消。又阿难，若声闻人，未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入正位，然后乃消。已入正位，食此饭者，得心解脱，然后乃消。若未发大乘意，食此饭者，至发意乃消。已发意，食此饭者，得无生忍，然后乃消。已得无生忍，食此饭者，至一生补处，然后乃消。譬如有药，名曰上味，其有服者，身诸毒灭，然后乃消；此饭如是，灭除一切诸烦恼毒，然后乃消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未曾有也！世尊，如此香饭能作佛事。”

佛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阿难，或有佛土，以佛光明而作佛事，有以诸菩萨而作佛事，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，有以菩提树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衣服、卧具而作佛事，有以饭食而作佛事，有以园林、台观而作佛事，有以三十二相、八十随形好而作佛事，有以佛身而作佛事，有以虚空而作佛事，众生应以此缘得入律行。有以梦、幻、影、响、镜中像、水中月、热时焰，如是等喻而作佛事；有以音声、语言、文字而作佛事；或有清净佛土，寂寞无言无说、无示无识、无作无为而作佛事。如是，阿难，诸佛威仪进止，诸所施为，无非佛事。

“阿难，有此四魔、八万四千诸烦恼门，而诸众生为之疲劳，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，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。菩萨入此门者，若见一切净好佛土，不以为喜，不贪不高。若见一切不净佛土，不以为忧，不礙不没。即于诸佛生清净心，欢喜恭敬，亦无有也。诸佛如来，功德平等，为教化众生故，而现佛土不同。阿难，汝见诸佛国土地有若干，而虚空无若干也；如是见诸佛色身有若干耳，其无碍慧无若干也。

“阿难，诸佛色身、威相、种性、戒、定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知见、力、无所畏、不共之法、大慈、大悲、威仪所行，及其寿命，说法教化，成就众生，净佛国土，具诸佛法，悉皆同等，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、名为多陀阿伽度、名为佛陀。阿难，若我广说此三句义，汝以劫寿，不能尽受。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，皆如阿难多闻第一，得念总持；此诸人等，以劫之寿，亦不能受。如是，阿难，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限量，智慧辩才不可思议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我从今已往，不敢自谓以为多闻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勿起退意！所以者何？我说汝于声闻中为最多闻，非谓菩萨。且止！阿难，不特汝也。其有智者，不应限度诸菩萨也。一切海渊尚可测量，菩萨禅定、智慧、总持、辩才、一切功德，不可量也。阿难，汝等舍置菩萨所行，是维摩诘一时所现神通之力，一切声闻、辟支佛于百千劫，尽力变化所不能作。”

尔时，众香世界菩萨来者，合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等初见此土，生下劣想，今自悔责，舍离是心。所以者何？诸佛方便不可思议，为度众生故，随其所应现佛国异。唯然，世尊，愿赐少法，还于彼土，当念如来。”

佛告诸菩萨：“有尽、无尽解脱法门，汝等当学。何谓为尽？谓有为法。何谓无尽？谓无为法。如菩萨者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。

“何谓不尽有为？谓不离大慈，不舍大悲；深发一切智心，而不忽忘；教化众生，终不厌倦；于四摄法，常念顺行；护持正法，不惜身命；种诸善根，无有疲厌；志常安住，方便回向；求法不懈，说法无吝；勤供诸佛，故入生死而无所畏；于诸荣辱，心无忧喜；不轻未学，敬学如佛；堕烦恼者，令发正念；于远离乐，不以为贵；不著己乐，庆于彼乐；在诸禅定，如地狱想；于生死中，如园观想；见来求者，为善师想；舍诸所有，具一切智想；见毁戒人，起救护想；诸波罗蜜，为父母想；道品之法，为眷属想；发行善根，无有齐限；以诸净国严饰之事，成己佛土；行无限施，具足相好；除一切恶，净身、口、意；生死无数劫，意而有勇；闻佛无量德，志而不倦；以智慧剑，破烦恼贼；出阴、界、入，荷负众生，永使解脱；以大精进，摧伏魔军；常求无慢，实相智慧；行少欲知足，而不舍世法；能令众生如意，而不扰累；不坏威仪，而能随俗；起神通慧，引导众生；得念总持，所闻不忘；善别诸根，断众生疑；以乐说辩，演法无碍；净十善道，受天人福；修四无量，开梵天道；劝请说法，随喜赞善，得佛音声；身、口、意善，得佛无碍威仪；深修善法，所行转胜；以大乘教，成菩萨僧；心无放逸，不失众善。行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尽有为。

“何谓菩萨不住无为？谓修学空，不以空为证；修学无相、无作，不以无相、无作为证；修学无起，不以无起为证；观于无常，而不厌善本；观世间苦，而不恶生死；观于无我，而诲人不倦；观于寂灭，而不永寂灭；观于远离，而身心修善；观无所归，而归趣善法；观于无生，而以生法荷负一切；观于无漏，而不断诸漏；观无所行，而以行法教化众生；观于空性，而不舍大悲；观无生法，而不随小乘；观诸法虚妄，无心、无主、无依，本愿未满，而福德不虚、智慧不妄、行愿普济、直觉自在、佛性常住。修如此法，是名菩萨不住无为。

“又具福德故，不住无为，具智慧故，不尽有为；具大慈故，不住无为，起大悲故，不尽有为；度众生故，不住无为，敬佛法故，不尽有为；得相好故，不住无为，一切智故，不尽有为；行方便故，不住无为，达观智故，不尽有为；净佛土故，不住无为，佛摄授故，不尽有为；济众生故，不住无为，示诸法故，不尽有为；积善根故，不住无为，修福种故，不尽有为；满本愿故，不住无为，本无愿故，不尽有为；心清净故，不住无为，心侥益故，不尽有为；游戏通故，不住无为，成佛慧故，不尽有为；到彼岸故，不住无为，未寂灭故，不尽有为；积善财故，不住无为，依了义故，不尽有为；集法药故，不住无为，随授药故，不尽有为；心不退故，不住无为，愿未满故，不尽有为；修法本故，不住无为，度小乘故，不尽有为；除烦恼苦故，不住无为，灭众生病故，不尽有为。诸正士菩萨修如此法，不尽有为，不住无为，是名尽、无尽解脱法门，汝等当学。”

尔时，彼诸菩萨闻说是法，皆大欢喜，以众妙华，若干种色、若干种香，散遍三千大千世界，供养于佛及此经法，并诸菩萨已，稽首佛足，叹未曾有，言：“释迦牟尼佛，乃能于此善行方便。”言已忽然不现，还到彼国。

见阿閦佛品第十二

尔时，世尊问维摩诘：“汝欲见如来，为以何等观如来乎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如自观身实相，观佛亦然。我观如来，前际不来，后际不去，今则不住。不观色，不观色如，不观色性；不观受，不观受如，不观受性；不观想，不观想如，不观想性；不观行，不观行如，不观行性；不观识，不观识如，不观识性。非四大住，同于虚空；六入无积，眼触、耳触、鼻触、舌触、身触、意触已过，不在三界，三垢已离；顺三脱门，具足三明；无得而得，于一切法第一无著；无真如界，深入真如；无相续见，因本无生，缘无交涉；不一相、不异相，不自相、不他相，非无相、非取相，不此岸、不彼岸、不中流；观于寂灭，亦不永灭；不此不彼，不以此、不以彼；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识识；无晦无明，无名无相，无强无弱，非净非秽；不在方、不离方，非

有为、非无为，无示无说；不施不悭，不戒不犯，不忍不恚，不进不怠，不定不乱，不智不愚，不诚不欺，不来不去，不出不入，一切言语道断；非福田、非不福田，非应供养、非不应供养；非取非舍，非有相、非无相，同真际，等法性；不可称、不可量，过诸称量；非大非小，非见非闻，非觉非知，离众结缚，等诸智，同众生；于诸法无分别，一切无得无失，无浊无恼；无作无起，无生无灭；无畏无忧，无喜无厌；无已有、无当有、无今有，不可以一切言说分别显示。世尊，如来身为若此，作如是观，以斯观者，名为正观；若他观者，名为邪观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此长者维摩诘于何没而来生此？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可问维摩诘。”

舍利弗即问维摩诘：“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”

维摩诘言：“尊者，汝所得法，有没生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无没生也。”

“若诸法无没生相，云何问言：‘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’于意云何？譬如幻师幻作男女，宁没生耶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无没生也。”

“汝岂不闻佛说，诸法如幻相乎？”

答曰：“如是。”

“若一切法如幻相者，云何问言：‘汝于何没而来生此？’舍利弗，没者，为虚诳法，坏败之相；生者，为虚诳法，相续之相。菩萨虽没，不尽善本；虽生，不长诸恶。”

是时，佛告舍利弗：“有国名妙喜，佛号无动，是维摩诘于彼国没，而来生此。”

舍利弗言：“未曾有也！世尊，是人乃能舍清净土，而来乐此多怒害处。”

维摩诘语舍利弗：“于意云何？日光出时，与冥合乎？”

答曰：“不也，日光出时，则无众冥。”

维摩诘言：“夫日何故行阎浮提？”

答曰：“欲以明照，为之除冥。”

维摩诘言：“菩萨如是，虽生不净佛土，为化众生，不与愚闇而共合也，但灭众生烦恼闇耳！”

是时，大众渴仰，欲见妙喜世界无动如来，及其菩萨、声闻之众。佛知一切众会所念，告维摩诘言：“善男子，为此众会，现妙喜国无动如来，及诸菩萨、声闻之众，众皆欲见。”

于是维摩诘心念：“吾当不起于座，接妙喜国，铁围、山川、溪谷、江河、大海、泉源、须弥诸山，及日月星宿、天龙鬼神、梵天等宫，并诸菩萨、声闻之众，城邑、聚落、男女、大小，乃至无动如来，及菩提树，诸妙莲华，能于十方作佛事者。三道宝阶从阎浮提至忉利天，以此宝阶，诸天来下，悉为礼敬无动如来，听受经法；阎浮提人亦登其阶，上升忉利，见彼诸天。妙喜世界成就如是无量功德，上至阿迦尼吒天，下至水际，以右手断取，如陶家轮，入此世界，犹持华鬘，示一切众。”作是念已，入如是三昧，现神通力，以其右手断取妙喜世界，置于此土。

彼得神通菩萨，及声闻众并余天人，俱发声言：“唯然！世尊，谁取我去？愿见救护。”

无动佛言：“非我所为，是维摩诘神力所作。”

其余未得神通者，不觉不知己之所往。妙喜世界，虽入此土而不增减，于是世界亦不迫隘，如本无异。

尔时，释迦牟尼佛告诸大众：“汝等且观妙喜世界无动如来，其国严饰，菩萨行净，弟子清白。”

皆曰：“唯然！已见。”

佛言：“若菩萨欲得如是清净佛土，当学无动如来所行之道。”

现此妙喜国时，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皆愿生于妙喜佛土。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：‘当生彼国！’时妙喜世界于此国土，所应饶益，其事讫已，维摩诘仍以右手，送归本处，举众皆见。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见此妙喜世界及无动佛不？”

“唯然！已见。世尊，愿使一切众生，得清净土如无动佛，获神通力如维摩诘。世尊，我等快得善利，得见是仁，亲近供养。其诸众生，若今现在，若佛灭后，闻此经者亦得善利，况复闻已信解、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如法修行！若有手得是经典者，便为已得法宝之藏。若有读诵、解释其义，如说修行，即为诸佛之所哀愍护念。其有供养如是

人者，当知则为供养于佛。其有书持此经卷者，当知其室即有如来。若闻是经能随喜者，斯人即为趣一切智。若能信解此经，乃至一四句偈，为他说者，当知此人即为大法施主。若能恭敬瞻仰信解谛观此经，是人即为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。”

法供养品第十三

尔时，释提桓因于大众中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我虽从佛及文殊师利闻百千经，未曾闻此不可思议、自在神通、决定实相经典。如我解佛所说义趣，若有众生闻是经法，信解、受持、读诵之者，必得是法不疑，何况如说修行！斯人则为闭众恶趣，开诸善门，常为诸佛之所护念，降伏外学，摧灭魔怨，修治菩提，安处道场，履践如来所行之迹。

“世尊，若有受持、读诵、如说修行者，我当与诸眷属供养给事。所在聚落、城邑、山林、旷野，有是经处，我亦与诸眷属，听受法故，共到其所。其未信者，当令生信；其已信者，当为作护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天帝，如汝所说，吾助尔喜。此经广说过去、未来、现在诸佛，不可思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，天帝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、读诵、供养是经者，则为供养去、来、今佛。天帝，正使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来满中，譬如甘蔗、竹苇、芝麻、紫降、丛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以一劫或以数劫，恭敬尊重，赞叹供养，奉诸所安；至诸佛灭后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宝塔，纵广一四天下，高至梵天，表刹庄严，以一切华香、璎珞、幢幡、妓乐，微妙第一，若一劫若数劫而供养之。天帝，于意云何？其人植福，宁为多不？”

释提桓因言：“甚多，世尊！彼之福德，若以百千亿劫说不能尽。”

佛告天帝：“当知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典，信解、受持、读诵、修行，福多于彼。所以者何？诸佛菩提皆从法生，以法供养乃能合菩提相。若以世间财宝供养，欲于菩提相合，无有是处。”

佛告天帝：“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时世有佛，号曰药王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世尊，世界名大庄严，劫曰严净，佛寿二十小劫。其声闻僧三十六亿那由他，菩萨僧有十二亿。

“天帝，是时有转轮圣王，名曰宝盖，七宝具足，主四天下。王有千子，端正勇健，能伏怨敌。尔时，宝盖与其眷属供养药王如来，施诸所安至满五劫。过五劫已，告其千子：‘汝等亦当如我，以深心供养于佛。’于是千子受父王命，供养药王如来，复满五劫，一切施安。其王一子，名曰月盖，独坐思惟：‘宁有供养殊过此者？’以佛神力，空中有天曰：‘善男子，法之供养胜诸供养。’即问：‘何谓法之供养？’天曰：‘

汝可往问药王如来，当广为汝说法之供养。’

“即时，月盖王子行诣药王如来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胜。云何名为法之供养？’佛言：‘善男子，法供养者，诸佛所说深经，一切世间难信难受，微妙难见，清净无染，非但分别思惟之所能得；菩萨法藏所摄，陀罗尼印印之，至不退转法轮，成就六度；善分别义，顺菩提法，众经之上；入大慈悲，离众魔事，及诸邪见；顺因缘法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命，空、无相、无作、无起，能令众生坐于道场而转法轮，诸天、龙、神、药叉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睺罗伽、乾闼婆等，所共叹誉；能令众生入佛法藏，摄诸贤圣一切智慧，说众菩萨所行之道，依于诸法实相之义，明宣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、寂灭之法；能救一切悭吝、毁禁、瞋恚、懈怠、散乱、恶见众生，诸魔、外道及贪著者能使怖畏，诸佛贤圣所共称叹，背生死苦，示涅槃乐，十方三世诸佛所说。若闻如是等经，信解、受持、读诵，以方便力为诸众生分别解说，显示分明，守护法故，是名法之供养。又于诸法，如说修行，随顺十二因缘，离诸邪见，得无生忍，决定无我，无有众生，而于因缘果报无违无诤，离诸我所；依于义，不依语；依于智，不依识；依了义经，不依不了义经；依于法，不依人；随顺法相，无所入，无所归；无明毕竟灭故，诸行亦毕竟灭，乃至生毕竟灭故，老死亦毕竟灭。作如是观，十二因缘无有尽相，不复起见，是名最上法之供养。’”

佛告天帝：“王子月盖，从药王佛闻如是法，得柔顺忍，即解宝衣严身之具，以供养佛，白佛言：‘世尊，如来灭后，我当行法供养，守护正法。愿以威神加哀建立，令我得降伏魔怨，修菩萨行。’佛知其深心所念，而记之曰：‘汝于末后，守护法城。’

“天帝，时王子月盖，见法清净，闻佛授记，以信出家，修集善法，精进不久得五神通，具菩萨道，得陀罗尼，无断辩才。于佛灭后，以其所得神通、总持、辩才之力，满十小劫，药王如来所转法轮随而分布。月盖比丘以守护法，勤行精进，即于此身化百万亿人，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转；十四那由他人，深发声闻、辟支佛心；无量众生，得生天上。

“天帝，时王宝盖岂异人乎？今现得佛，号宝焰如来；其王千子，即贤劫中千佛是也！过去迦罗鸠孙驮等四佛，余者相继而出，最后如来号曰楼至。月盖比丘，则我身是。如是，天帝，当知此要，以法供养，于诸供养为上、为最，第一无比。是故，天帝，当以法之供养，供养于佛。以法恭敬供养，于诸恭敬供养为上，为最第一无比”

嘱累品第十四

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：“弥勒，我今以是无量亿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付嘱于汝。如是辈经，于佛灭后末世之中，汝等当以神力，广宣流布于阎浮提，无令断绝。所以者何？未来世中，当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及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闼婆、罗刹等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乐于大法，若使不闻如是等经，则失善利。如此辈人，闻是等经，必多信乐，发希有心，当以顶受，随诸众生所应得利，而为广说。

“弥勒当知，菩萨有二相。何谓为二？一者、好于杂句文饰之事；二者、不畏深义，如实能入。若好杂句文饰事者，当知是为新学菩萨；若于如是无染无著甚深经典，无有恐畏，能入其中，闻已心净，受持、读诵、如说修行，当知是为久修道行。

“弥勒，复有二法，名新学者不能决定于甚深法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所未闻深经，闻之惊怖生疑，不能随顺，毁谤不信，而作是言：‘我初不闻，从何所来？’二者、若有护持解说如是深经者，不肯亲近、供养、恭敬，或时于中说其过恶。有此二法，当知是新学菩萨，为自毁伤，不能于深法中调伏其心。

“弥勒，复有二法，菩萨虽信解深法，犹自毁伤，而不能得无生法忍。何等为二？一者、轻慢新学菩萨而不教诲；二者、虽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别。是为二法。”

弥勒菩萨闻说是已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未曾有也！如佛所说，我当远离如斯之恶，奉持如来无数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。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大乘者，当令手得如是等经，与其念力，使受持读诵，为他广说。世尊，若后末世，有能受持、读诵、为他说者，当知是弥勒神力之所建立。”

佛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弥勒，如汝所说，佛助尔喜。”

于是一切菩萨合掌白佛：“我等亦于如来灭后，十方国土广宣流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复当开导诸说法者，令得是经。”

本经缺字对照（1 种 / 1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忄+龍]	□	1	无字可补（CBETA 缺字库亦无）